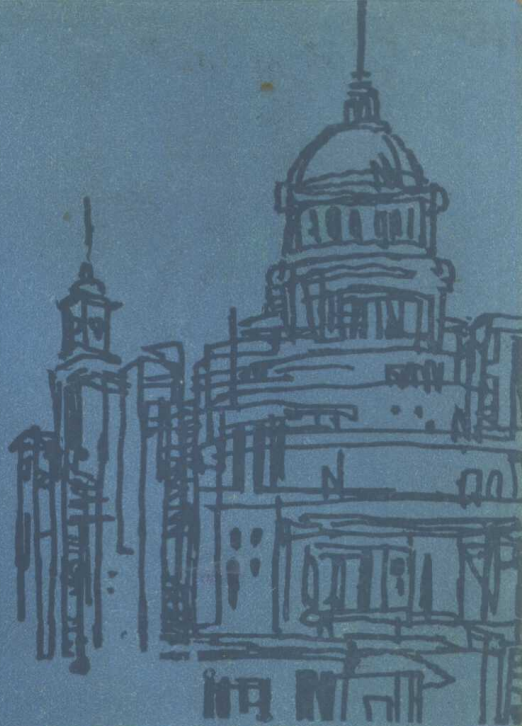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雨，沙沙沙

王安忆





2 035 8057 0

雨,沙沙沙

王安忆



雨，沙沙沙

王安忆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大口屯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1/2 插页2 字数154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20,001—30,000

书号: 10151·553

定价: 0.55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十三篇，《雨，沙沙沙》、《小院琐记》和《新来的教练》等颇受读者赞赏的作品都收入在内。徜徉在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天地里，扑面而来的是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。其中，多次出现的雯雯、桑桑等人物形象，具有好思、文静、内秀的当代青年女性的可爱特点。作品的语言活泼、清新、自然、流畅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健康向上的情调。

目 录

平原上	1
一个少女的烦恼	9
雨，沙沙沙	20
这是不是那个.....	34
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	44
命运	53
广阔天地的一角	77
小院琐记	104
当长笛 SOLO 的时候	128
苦果	140
新来的教练	174
幻影	199
这个鬼团！	220
后记	235

平 原 上

一九七七年的大学招生开始了。地区教育局在下面设了好几个考场，老魏是负责城郊大李公社中学的考场的。这一带，老魏挺熟的，淮海战役时，他带的一个连就在这和黄伯韬交过手。临死挣扎的敌人，是百倍的疯狂。那次战斗，虽已过去将近三十年了，但老魏对其中每个细节都还记得。解放后，他偏偏又转业到这个地区文教局，每次来到这里，他就要重温一次那次的战斗，一想到那次战斗，老魏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极年轻的战士，戴着顶油腻腻的、帽沿软不拉塌的军帽，扑眨着眼睛望着他，好象在问：“我们的阵地呢？”

阵地，老魏留心过，找过，他记得阵地前有一条小沟，面对着敌人的工事。而具体的位置却想不起来了，也可能是这地方变得太快，变得太多了，你看，这儿去年还是金黄的麦地，第二年开春便灌上碧清碧清的水，成水田了；今儿这里立起个烟囱，是什么公社农机厂，明儿那边又破土动工，说要挖养鱼塘。反正，老魏找不到当年那块打得翻过个的阵地了。

考试的这天，天不亮，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大李中学考

场，有插队知识青年，有回乡的学生，有走来的，有骑自行车来的，不到八点钟，就把几个大教室都坐得满满的了。大门口渐渐没人了，安静了，教室里开始发试卷了。

老魏却发现门口一块石头上，坐着个姑娘，浅蓝色的褂子上，惹眼地系着块鲜亮的红围巾，她双手托着腮，在想什么。

“咋不进考场？”老魏朝她走过去问道。

“我不考。”姑娘没抬头。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他考，我等他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就是他呗。”

“噢，你们是……”

姑娘抬起眼睛，不满地瞅了老魏一眼，好象说，操那么多心干啥？随即又掉过脸，专心致志地“等”起来。

“滴滴！”一阵汽车喇叭声，紧接着一阵汽车起铃声，公社粮站里驰出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，车上载满了鼓鼓的粮袋，驶上公路，往市区方向开去。姑娘直起身子，轻轻地数着：“一、二……十一、十二……四十一、四十二……”

“是大李公社上缴国家的粮吗？”老魏惊讶地说，“乖乖！”

“这有啥。”姑娘说了一句，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，手托着腮，出着神。

可老魏很高兴，一个公社，一个秋季能交给国家那么多粮食，怎么不高兴。要知道，为了这，当年和蒋介石争得可

是你死我活哪！老魏又想起了他的小鬼。帽子扣到眉毛上，腮帮子在枪托上都挤歪了，眯着眼稳稳地点射，一边嘴里嘟哝着：“一个不喝稀饭了，两个不喝稀饭了。”在敌人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的间歇中，他常常抱着枪，嚼着一根草棍，扑眨着眼睛楞神，问他想什么，他说：“我在想，打垮老蒋了，咱们现在这阵地是干啥的。”这个问题把大伙儿活跃起来了，有人说，在这造大工厂；有人说，这儿长一年儿熟的好庄稼；还有的说，要盖几十层的楼房。小家伙一直没吭声，半晌，才慢悠悠地开口了：“你们说的都好，可都不是最好最好的，我说啊……”这时，敌人又开始在空军的掩护下进行了反扑，二十分钟以后，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，被压下去了，我们呢，在敌机的扫射中牺牲了三个同志，其中就有那个小鬼。老魏老是在想，当时，小鬼想说什么呢，这阵地上不是工厂，不是丰产田，不是大楼，那是什么“最好最好”的呢？老魏不觉低下头看了那姑娘一眼，而她呢，送几十万斤粮食，似乎很不在她的眼里，她又是要什么呢？

……

老魏离开了姑娘，走进教室。

第一个交试卷的是个高个儿，穿大红球衣的小伙子。他一手交上试卷，一手将蓝制服棉袄往肩头一甩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老魏看见那姑娘站起身向他迎了上去。哦，这或许就是那个他。

“是报的那个系吗？”

“当然，自动控制系！”

“有把握吗？”

“要过五关呢！”

老魏又抬起头向窗外望了望，只见远处火红的两团，越来越远，渐渐融为一点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这个穿红球衣的小伙子报考自动控制系，她还支持他……老魏心里不觉有点纳闷，她在考场门口等了半天，看来还可以等他上五年大学，可是，五年大学毕业以后……老魏不由有点责备起小伙子的无情无义了。他为什么不填个农林系什么的，喜欢理工，那么填电力工程系也好，都是眼下农村需要的。他这个志愿，姑娘还支持他？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

真是黄狗逮老鼠，管闲事，操闲心，老魏想想也觉得好笑，不过也许是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缘故吧，老魏特别关心这里的人们的命运。

初试以后不几天，老魏在地区文教局门口又碰见了那个姑娘，姑娘也认出了老魏，笑了，红扑扑的脸颊上出现两个深深的酒窝，她解下头巾，弹了弹身上的灰，便问什么时候发参加复试的榜。有没有李江江这个名字。

老魏告诉她，快发榜了，她等的那个人嘛，很可能有希望的。他看见姑娘身旁一挂平车上放了好多铁锹，便问：“冬季搞什么工程啊？”

“挖河，咱们那儿是一片盐碱地，引来微山湖的水就好了。”姑娘重新把头巾披在头上，把两个角绕到脖子后头打了一个结。

看到姑娘火红的围巾，老魏不由想起那个穿大红球衣，要学自动控制的李江江。忍不住问道：“他为什么填自动控

制系呢？”

“是我的意思。”姑娘回答得很快，忽然脸红了，又加了一句，“我们团支部的意思。”

“毕业以后可能就回不来了。”老魏提醒她。

“为什么？你觉得咱们那里不配？”姑娘收起笑容，酒窝不见了，挑起了乌黑的眉毛看着老魏，重重地说了一个字：“配。”

姑娘把车绳套上肩，拉起车子要走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咱们那土地有多好。”

望着姑娘在渐浓的暮色里远了，老魏心里感到一阵安慰：“她知道，知道这土地好，尽管有盐碱，眼下还没好庄稼。是啊，为了这每一寸土地，为了这土地上有工厂，有丰收，还有更好更好的……对了，小鬼想说的不会是自动控制吧？不，他连拖拉机还没见过呢。

复试的日子到了，老魏又来到了小李公社中学。

晚上，他在办公室临时搭起的床上刚躺下，就听见从后窗传来说话声，声音很轻，但在夜深人静中，很清楚地传来。老魏知道后窗外是一条小河。

“干这么一冬，微山湖的水能浇咱们的地吗？”这是姑娘清脆的声音。

“能。”一个浑厚的低音。

“咱们的地也能亩产千斤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多好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咱们想了多少年了，是吗？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你怎么老不说话？”姑娘不满地叫道。

“你能说你就说呗。”这声音还是那么稳稳的。

于是姑娘又絮絮不休地说了下去：“你想想，前些年，‘四人帮’一会儿这阵风，一会儿那阵风，刮得个天昏地暗，把咱们这地糟塌的！”姑娘忽然噗哧一声笑了，“东头五保户爷爷，一提起‘四人帮’就生气，老骂他们是蒋介石，黄伯韬，好象这是打淮海似的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。”小伙子开口了，“这仗打不赢，咱们这土地，八辈子还是这模样。”

“真是的呢，”清脆的声音沉静了，“咱们好象一个仗接着一个仗地打，嘿，”姑娘又活跃了起来，“你说，怎么咱们老打胜仗呢？”

小伙子沉思了一会：“我想，是因为我们是人民，胜利属于人民嘛。”

“对，我们人多！”姑娘也沉思起来，一会儿，又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们人多，微山湖的水一定能引来，咱们的盐碱地一定能治好，拖拉机也要有，还有菜园，加工厂，我们想到的，都要有……”

“还有自动控制，电子操纵。”

“对，等你回来，那时候，这里是个什么模样？”姑娘的声音温存了。

“那时候……”

月光洒在老魏的床前，白花花，亮堂堂的，窗外小河边

的谈话声沉寂了，老魏和窗外的两个人，一同沉浸在一种最好最好的向往之中……小鬼，你知道吗？老魏心里说着：咱们打下的大淮海，又经历了一场战斗，又胜利了，可以让好庄稼一茬接一茬地丰收，让大厂房一栋连一栋平地建起，让……还有自动控制。

他似乎明白了，姑娘为什么对着几十万斤粮食说：“这有啥。”而李江江又为什么要去学这个专业。

复试的那一天，老魏又看到那个姑娘了，她推着一挂小车走过学校门口，没停留，只伸长脖子张望了一下。老魏叫住了她：

“喂，你不等啦？”

姑娘咯咯地笑起来：“等，可不能坐着等，坐着等，等不来。”

“那你怎么等？”老魏望着姑娘红扑扑的脸问，

“得奔着跑着去迎他。”姑娘解下红头巾，往腰里一扎，推起车子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“迎他！”是迎那个穿红球衣的李江江，还是迎自动控制？不知道，或许两者都是吧。

老魏望着姑娘的背影，抹去了脸上的微笑，他走进教室，望着一排排考生。在中排靠窗的位置上，有个穿大红球衣的小伙子，浓浓的眉毛，在眉心打了个结，有棱有角的嘴，沉着地抿着，啊！这就是他，那个青年人！老魏眼前出现了一片土地，人山人海，有火红火红的一点，在全速奔跑着，但忽而又化为一片硝烟，烟雾中，一个在枪托上挤歪了的小腿帮，眯细了眼在点射，嘴里嘟哝着：“一个不喝稀饭

了，两个不喝稀饭了……”

老魏不知道当年那块阵地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小鬼说的“最好最好”的到底是什么，可是他知道，在这辽阔的平原上，有一个青年人，正在为它考着自动控制系。小鬼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！……

一个少女的烦恼

一

屋里已经关灯，妈妈睡了。我踮起脚尖，轻轻走进屋。月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，洒了明晃晃的一地。老式的座钟当当地打了十一点。对面的床吱扭响了一声，妈妈重重地翻了个身。脸朝里了。妈妈醒着，可是不理我，她生气了。

是太晚了，也许不该去的。可是，我多么为难呀！今天下班的时候，他忽然走到我面前，涨红了脸，眼睛看着地板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《周总理和咱们在一起》的电影票，我买到了。”说着，递过来一张票。我接过票说：“呀，只有一张票啊！”过去我看电影都是和妈妈一块儿去的，已经成为习惯了。他一听，忙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票来：“还有一张。”这时，他的脸简直红得要命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不敢看他了，也没有接他手里的票……。

其实电影并不长，也许不该走回来，应该坐车，有五站路呢，再说车子也不太挤。可又不知为什么，我们不约而同地都没在车站停留，走了回来，而且还觉得，再走五站路也太短了，要说的话只说了个开头。

“每天熨皮夹子熨八小时，嫌烦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等分配那时心更烦，”我说，“我没什么大本事，熨皮夹子总归是工作。”

“对，总归是工作。”他好象很高兴，接着告诉我外国有一种机器，从一大块塑料到做成一个个皮夹子，是一条龙的流水似的工序，一眨眼，成千上万的皮夹子就出来了。

我说：“那你来革新一下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行，我上学的时间太少了，没水平，不过，总有一天会革新的。”

我们谈的就是这些，很普通，很平常。可是从来没人和我谈过这些。妈妈，工场间的小姐妹（包括咪咪），几乎每个人，一谈起生产组，一谈起这种工作，总是一肚子牢骚，一脸的瞧不起，怨得要命。可是他却好象挺喜欢这个工作，还让人觉得挺有盼头的。

忽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灯开了，满屋的月光没了。妈妈坐了起来，在日光灯下，她是多么苍白，灰白的头发显得更加灰白了。妈妈不看我，对着座钟，说话了：

“我和你先说定，今年一年里，我要不能给你找到人，你爱 and 谁好，就和谁好，你去跟一天九毛钱的人好，我也不管。可今年不行，你得依我。”

我躺在被窝里没动弹，我的心好象不跳了，也许是跳得太快了。过了一会，我说：“要是人好呢！”我的声音在微微颤抖。

“只有工场间才有好人吗？”妈妈有点火了。

“啪”，灯又关上了，月光又跳了进来，可不再是那么

明晃晃了，一片云遮住了它。

“……今年你得依我……”

我伸出胳膊，枕在头下，想着，想着，不由想起了五年前的事。

那时我才二十二岁，在江西林场插队已四年了，妈妈通过姐姐给我在保定找了个朋友，每月工资六十元，还能将我调到保定去。这几乎是我们林场每个女知青的道路，好多人在我以前就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，我以为我也能走通，我很想早一点减轻妈妈和哥哥姐姐的负担。我去了，见了面，这个人已经三十多岁了。

“我平时很喜欢看书，你喜欢什么？”他问我。

我努力想了一下，我太紧张了，什么也想不出来，只能摇摇头。

“你对前途有什么打算吗？”他又问。

我茫然地又摇了摇头。打算？我没有。我有时想，如能到我们家隔壁的益民商店当个营业员，就挺好，我会努力去做好的。可是，这由不得我。我能为自己所做的唯一努力，就是把命运攀在面前这个陌生人的身上，哦，他是那么陌生。

“插队落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这简直是审问了，可是没办法，他必须问，他急着要互相了解。在一个预定的目标下面，完成这个了解，是多么困难。

我还是摇了摇头，这个可不能随便说。我哭过，插队落户远不如宣传的那么美满而前途光明；我悔过，赖在上海不走的人陆续都分配工作了；我发过牢骚，对着这一切不公平。我想着离开那里，现在，和这个人一起要来完成互相了

解，培养感情，不就是因为这个！

后来，他请我吃饭，菜、汤摆了一桌，可我只吃了半碗饭，我拘束，我不想吃。

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再不愿意见他。

可是，事情有多么怪，有的人，在一起不说话，却能互相了解。

他，坐在长条工作台的那一头，在吵吵嚷嚷的工场间里，谁也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，可是我知道，在茶馆似的工场间里，在大家都埋怨这个工作，都炫耀着自己对象的阔绰当中，长桌的两头，就坐着我们两个闷声不响，埋头干活的人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之间，好象短暂的一瞥，浅浅的一笑都是会心的。

这几天，工场间的姑娘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就连好朋友咪咪也不理我了。我和咪咪是邻居，是好朋友，和我一起插队一起病退，又一起在里弄里等分配，她天真又活泼，在那些焦心的日子里，她的乐观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后来，连我们的妈妈都彼此串起门来。可这几天她和我越来越谈不拢了。

我看看桌上的活儿不多了，就站起身去领活，走到长桌那头时，他忽然站了起来，拦住我，说：“我去！”他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别生气，犯不着。”他，一句话，差点把我的眼泪说掉下来。他公开地跟我站在一起，公开地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。我回到桌边坐下了，心却突突地跳个不停。

这是什么？……爱情？我长了二十七岁，可从来听不得